



生与死的搏斗

普伊曼諾娃著

功 良 譯

生 与 死 的 搏 斗

三 部 曲 之 三

普伊曼諾娃著

功 良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Marie Pujmanová

ŽIVOT PROTI SMRTI

据俄译本《ЖИЗНЬ ПРОТИВ СМЕРТ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轉譯。

內 容 說 明

《生与死的搏斗》是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女作家普伊曼諾娃的著名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小说《十字路口的人们》和《玩火》描写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并以革命的题材为主，刻画了伟大的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者季米特洛夫的形象和他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生与死的搏斗》这部小说里，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攸关生死存亡的四十年代的斗争生活。在书中描写了人民受尽纳粹占领者的暴行、逮捕和死刑的威胁，我们看到了酷烈的战斗以及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所经历的种种艰险，表现出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

封面设计：葉 然

生 与 死 的 搏 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97 字数30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3 $\frac{7}{16}$ 插页2

193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3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册

定价 (3) 1.20元

目 次

金色的火花·····	1
撕破了的綢子·····	18
客人·····	48
哈姆查·····	57
爸爸出了什么事? ·····	72
骯髒的一天·····	77
給我捎个信吧·····	89
桌布也要帶小花的·····	99
最后的注射·····	105
永远不知道叶列娜在想什么·····	120
新聞·····	125
在布祖魯克·····	133
把头抬得更高些! ·····	142
她想活一百岁·····	163
您不害怕嗎? ·····	175
蜜月·····	199
安娜·烏尔班的反抗·····	213
布拉格的斯大林格勒·····	218

严寒.....	231
勃拉瑞娜是怎样不再相信上帝的.....	242
集中营的太阳.....	249
世界的青春.....	259
林边小屋.....	269
流浪者的旅程是寂寞的.....	278
难道你相信这个故事吗？.....	285
红十字会的大汽车.....	294
我问凯多去.....	299
活的稻草.....	308
森林中的野营.....	314
是的,我們知道.....	329
条条道路通烏里.....	335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358
已經开始了！.....	367
从工厂来的人们.....	385
就是今天！.....	397
生活.....	409

金色的火花

这是决定生死存亡的一九三八年的秋天^①。

沿着黑海边的綠岬的高岸上，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散步。这是格魯吉亚最美丽的一个月份——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們俩好像入了迷似的順着著名的植物园走去。巴統^②的空气呀！綠岬的空气呀！山巒給它送来了凉爽，海洋給它捎来了湿润，南方給它带来了明丽；它像格魯吉亚的綢子一样柔軟，饱含着世界各地的花卉、香料和树脂的芬芳。在这里，外国的奇花異卉在它的亲戚之間怒放着絢烂的花朵。我們在捷克的溫室花盆里看見的那些小巧玲瓏的花朵，在巴統露天植物园里却开得像天然的大小一样。您瞧一瞧那丛令人心醉的紅白相間的山茶！或者看一看那棵巨大的玉兰吧！今年，它已經是第二次舒开自己洁白的蓓蕾了。我們在药房里或是在侨民開設的鋪子里买到的那些干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納粹德国并吞奥地利，进一步企图侵入捷克。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英国張伯倫和法国达拉第等在德国慕尼黑地方举行會議，結果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給德国，从此激起了納粹指向东欧的侵略野心。这里就是指这个攸关捷克生死存亡的會議的时期。

② 位于黑海东南沿岸，在格魯吉亚之西，是阿札里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巴巴的、加过工的咖啡和可可、樟脑和辣椒，却在这里成长、发绿。在一些有着球形的树冠，绿油油的叶子亮得像塗过漆的一般的树上，垂着快要成熟的橙子和檸檬。个别的树枝上，还系着写有日期的小纸袋。这是选种实验站的科学家們在进行观察。

盎特尔瑞的年輕女伴凱多，向茂密的、有些像欧洲越橘的矮树丛俯过身去，摘下了一朵小花。

“您瞧，”她好像給盎特尔瑞看宝石似的，带着几分神秘地說，然后抬起头来，用那双眉毛弯弯的秀眼向他看去。“茶树就是这样开花的。”

这朵小花几乎是透明的，就好像一顆帶有黃心的白星星。它和里戈特加花园里的茉莉花一模一样。盎特尔瑞的心儿跳动了一下。真的，在捷克，这些花儿沒有这么鮮艳。世界上到处都有这种嬌嫩得好像怕人触碰一下的白花。只有在这里，在阿札里，在伊阿宋^①曾經来寻找过金羊毛的国度里，不管是藍天，还是白云，不管是美酒，还是鮮花，就連姑娘都算上，一切都是不平凡的。妙齡的凱多非常漂亮，好像雕刻家剛才塑造出来的一样，辮子好像花冠似的盘在不大的头上，还有那小小的、顛巍巍的胸部。

她从一个日本种的果实里取出一些大粒的、好像用紅木研磨出来的种子，并且一面讲解着什么，一面把一粒种子递給盎特尔瑞。他沒有听凱多說什么，只是听到了她的声音。他握住了凱多露在黑色短袖外面的黑黝黝的、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糙了的小手，向四周望了一眼，想把姑娘拉到自己身边来；可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疗养所里出来一个人，从旁边走了过去。

① 希腊神話：伊阿宋曾率阿耳戈英雄們渡海到科尔喀斯地方去寻找金羊毛。相傳科尔喀斯就是現在黑海沿岸的格魯吉亞地区。

午飯前的这个时候，人們只是一个个地向綠岬走来，一到午后，炼油厂的工人們就从棕櫚树下的粉紅房子里成群結队地涌到这里来了。集体农庄的庄員們、巴統茶厂的工人們和港口的海員們都要到这里来欢度节日。遺憾的是这儿不只是盎特尔瑞和凱多这一双。在这个天堂般的地方，竹林茂盛地一直伸向天空，巨大的香蕉树的叶子仿佛拔地而起。大概当蛇給亚当和夏娃打开了眼界，使他們彼此害臊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叶子做成了最初的圍裙的。

“这是油桐，”臉儿緋紅的凱多接着說。“它的果实可以榨油，从油里还能提炼出飞机用的油漆哩。”

盎特尔瑞想像着天空中的銀色飞机。从这里飞到布拉格要多長時間呢？天哪，在他跟心爱的姑娘来庆賀自己考試順利結束的这个隆重的日子，这种无端的忧虑使他多么难受啊！現在盎特尔瑞在史坦尼斯拉夫·哈姆查面前也能毫无愧色了，他成了紡織工程师，而且是不脫产学成的！不錯，他从前也不是个胆小鬼，可是那时候还有些傻头傻脑……

“瞧，这是千年蕉，”凱多孜孜不倦地对盎特尔瑞解說。

盎特尔瑞对于棕櫚并不觉得稀罕。他早就見過。他是在看几乎高聳入云的桉树的浅色树干。凱多虽然是一个身材頗长的姑娘，但是站在树下却像扔在原始森林里的一个极小的洋娃娃。这就是那些吸干了巴統沼地，把瘧疾从附近赶走了的可爱的树木。凱多的爷爷害过瘧疾——是的，她还記得这件事：爷爷总是一到晚上就发瘧疾，臉色变得黃里发青，牙齿打战——必須裹在最厚实的被子里。凱多像別的孩子一样，总觉得热，老是羨慕爷爷由于发瘧疾而觉得冷。咳，孩子懂得什么哟！

桉树散发出来的那种药味，就好像在喉科門診所吸着咳嗽

香油的气味；外国针叶树的挥发油味飘荡在南国的空气里，仿佛充满着異常幽雅的、使人陶醉的香水气味。

“你洒的是什么香水，凱多？香味好得很，只是有点儿刺鼻子。”盎特尔瑞說。他知道格魯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都喜欢香水。

凱多笑了起来。

“我什么香水也沒有洒呀。”

“花儿不可能这么香。”

他們离开了小路，走进高高的草丛。一棵澳洲的树木——芬芳的橄欖树——发出誘人的香味，吸引着游人。盎特尔瑞和凱多就在这棵树下拥抱着接了吻——他們彼此相爱，而这个四季如春的迷人的花园，用它粗獷的美，越发激起了爱情的波瀾。

“我要是住在这里，就是說住在巴統，”盎特尔瑞微微笑了笑說，“說不定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懶汉。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只顾閑呀，吸呀，什么活也不想干了，只顾如醉如痴地沉思默想……你們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得怎样？”

“我們从来沒想过不干活，”凱多回答說。“你要知道，种茶就够你干的了——又要松土，又要采摘……对橘子也不能馬虎——銀色的扁虱一繁殖，就得用硫酸盐噴洒树身，还得……”

“反正这里是天堂，”盎特尔瑞繼續說。“这种空气弄得我头都发晕了。”

“你一路走累了，歇一会儿吧，”凱多溫存地說，他們坐到竹凳上，她指着自己的肩膀，叫盎特尔瑞把头靠在上面。可是盎特尔瑞是个男子汉，怎么会这样嬌弱啊！

“你有些伤感嗎？”姑娘溫柔地追問。“你大概在考試时期疲劳过度了吧，是不是？”

“不，为了考試，厂里还給了我三个星期的休假哩。”

“我考农艺师的时候，”姑娘兴致勃勃地回想起来，“我一心想着最后那門功課考完了該多么輕松。后来却有些失望，心想：这就完了嗎？开头甚至有些苦悶……”

“算了吧，有什么苦悶的呀！”盎特尔瑞情不自禁地說，接着伸了个懶腰。“一切都过去了，我多么高兴……凱多，我担心的倒是捷克的局势。”

她用秀丽的眼睛严肃而領悟地看了他一眼。

“格納茨华列，”她摸了摸他的手，低声說。她这个詞儿按格魯吉亚字义來說是“亲爱的”。“格納茨华列，”她重复道。“希尼·奇里麦：你的不幸也就是我的不幸。”她又用捷克語加上了一句：“亲爱的”。

他們一向用俄語交談，当凱多想說捷克話的时候，就发出一种鳥儿般的声音，总惹得盎特尔瑞又好笑，又感动。

“凱多！”他热情地大声說道。“你知道我多么愛你呀！不单是愛你长得美丽，也是愛你有顆善良的心。你向来什么都知道。如果祖国沒有事变，那我今天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盎特尔瑞在她面前激动地站了起来。“你看，我們不久就要被希特勒吞掉了！”

凱多用騎手有彈性的腿猛地站起身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齒，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自己的憤怒。她用格魯吉亚話痛罵起法西斯主义来，使用了格魯吉亚語里丰富的、极端奧妙的咒罵話——这些咒罵話从她的嘴里滔滔不絕地涌了出来。这时，誰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有礼貌、有教養的农艺师，也认不出她就是剛才和盎特尔瑞坐在一块的那位溫柔可爱的姑娘了。

“让他試試看吧，”凱多补充說。說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

和牙齿都閃着光。“他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一看到凱多这样憤慨，盎特尔瑞倒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完美的、落后的人了。在激昂的凱多旁边，他显得过分沉着、慎重和冷靜了。可是一切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你瞧，”他用在苏联习惯了的那种平靜的、教导人的口吻說了起来，并且一个勁地打着手势。苏联的人都是喜欢交流知識的。“这是含羞草，在这里都成了大树啦。而在我的祖国，我只有在花籃里才看得見它們僵硬的枝条。我从来没有想过給姑娘送花。”

凱多瞟了他一眼。

“你在那边有什么人？”凱多打断了他的話。

“你同她势不两立，是不是？”盎特尔瑞逗她說。

“势不两立，多么討厭的蠢事呀，”凱多反感地說。“你不应该用这种話来逗我，你很清楚，我們这里早就沒有这类事了。一句話，你在捷克有沒有妻子？”

“凱多，听我說……”

“你得发誓，你在那里什么人都沒有。”

“唉，我不是已經在苏維埃俄罗斯……七年了嗎？”

“你得发誓，你在那里沒有心爱的女人。”

使这盎特尔瑞觉得太过分了。捷克人是不喜欢这样的。

“我不能发誓，”他繼續挑逗凱多。“我爱着一个捷克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

凱多大笑起来。

“別說了，你难道不知道你是我的心上人嗎？你是我的一朵金黃的火花。我只是想說，捷克……”

“啊，請你原諒我打断了你的話。”

“……捷克是个多災多难的小国家。”

“小国家？……”凱多失望地重复了一句。“这个问题我們已經談过一次了。你們一点也不比我們小，难道你不知道嗎？不錯，格魯吉亞很大很大！你要到我这里来，坐第比利斯到巴統的快車还得走一整夜哩。”

“我們的地理条件很差，”盎特尔瑞擦擦額角說。“我們从小就在历史里記得日尔曼人、日尔曼人，自古以来就記得日尔曼人。”

“你們就像我們跟波斯人一样，”凱多同感地打断了他的話。“俄国沙皇也想叫我們忘掉自己的民族习惯，竭力想奴役我們。資產階級永远是这样的。可是我們沒有屈服。現在我們这里可好哩！盎特尔瑞，世界上無論什么我都不怕……”她精神飽滿地大声說，并且把他的两只手握在自己有力的、火热的手里。“如果那些該死的家伙真敢侵犯你們……你們一定会把他們赶走的。”

“問題就在这里，他們还想劝誘我們‘亲善’呢……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凱多的臉上露出一絲堅定而狠心的表情，她一談到政治方面的問題时，总是这样的。

“你聽說我們向边境調动軍隊嗎？”她神秘地說。“就是为了你們哪。”

“老天爷保佑，”盎特尔瑞叹了口气說。“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有許多人害怕紅軍。”

“是嗎！”

“当然是这样！害怕紅軍的是捷克的資產階級，斯洛伐克的神甫們也害怕。凱多，我想給你解釋一下。你知道，当我还在卡

士瑪尔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也害怕布尔什維克哩。”

凱多凝神望了望他，笑了起来。

“你觉得可笑，”盎特尔瑞說。“你在苏維埃政权下生长，在苏联学校里毕业，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們却一向受着害怕布尔什維克的教育。我的媽媽害怕他們，学校里教我們害怕他們，在卡士瑪尔那里也是一样。”

“可是你是一个工人呀，”凱多說。“难道共产党的宣傳員沒有教导你們嗎？”

“他們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烏里去的，”盎特尔瑞笑了笑說，“不錯，我在那边有过一位布尔什維克朋友，我們管他叫法朗节克·安吉那，他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在祖国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多亏他，我才能到苏联来。”

“現在他在哪里？”凱多赶忙問。“我很願意跟他認識認識。他真能干，竟把盎特尔瑞送到我这里来了！他叫什么？法朗节克？名字很古怪。可是这没有关系。我要謝謝他。”

“你得到了这样的寶貝，值得謝謝他！我不知道法朗节克現在在哪里。我到塔什干的时候，他已經不在那里了。他一向是一个行踪不定的人，总是給我开路。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可是我應該向你承认，在烏里的时候，我並沒有十分看重他。只是在卡士瑪尔把我驅逐出来以后，我的死脑筋里才出現了一綫光明。天哪，这是一个教訓！”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怎样想的呢？”凱多忍不住問。她带着苏联公民的青春的自豪感看看四周，这种自豪感是过着只为自己打算的另一种生活的人們所难以想像的。

“凱多，德国如果侵犯苏联，那是非常可怕的。你想想，他們会把这里用超人的努力建設起来的一切都炸光。”

凱多身不由主地往后一退。蓋特爾瑞竟會講出這種話來？

“我不知道你們是些什麼人，”她冷淡地說。“你為什麼總是想出這些最可怕的念頭呢？”

“因為我是捷克人，”蓋特爾瑞急忙回答。“歷史已經教訓了我們許多次……”

“歷史是誰創造的？是人們創造的呀！”凱多堅決地打斷了他的話。“你怎麼可以預先想像出一切可怕的事情啊！阿·姆·哈諾戈^①，我不懂。這是很不好的。你不該這麼說，親愛的，”她說，已經親熱一些了，接着挽起蓋特爾瑞的手，緊緊靠着他，好像想用這種接觸，哪怕是把自己的信心多少傳給他一點也好。“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順利結束的，我要把你徹底改造好……”

“你是我的一朵金色的火花！……”

他們走出迷人的花園，向集體農莊走去。下面大路上停着一輛載着一群健壯女孩子的卡車，她們被太陽晒得紅紅的；淺色的頭髮，翹起的鼻子，丰满的胸脯，一切都說明她們是俄羅斯人；姑娘們的身體都鍛煉有素，肌肉發達，正使勁把爐渣拋到路上的車轍里去。凱多像跟熟人一樣跟她們打了招呼，領着蓋特爾瑞穿過敞開的籬笆門，來到了農場。當蓋特爾瑞在第比利斯的馬戲院里跟凱多相識的時候，這些年輕的集體農莊女莊員中是不是也有人在場呢？他已經記不起了，那時候他注意的只有凱多一個人。

看守老头兒是個伊斯蘭教徒，纏着淺綠色頭巾，赤着上身，太陽把他晒得像非洲人似的，在籬笆門里面劈柴火。一條好客的狗伴着他，看到陌生人，連叫都不叫。

① 格魯吉亞語：同志。——俄譯本注。

“这是条猎狗。”凱多說。

他們順着斜坡穿过茶場。一行行圓形的、深綠色的茶樹上空，蕩漾着溫暖而濕潤的、好像在溫室里一樣的空气。茶樹茂密得好像羊皮絨子一樣，长着淺色的嫩葉，這些有魅力的葉子晒干以後，就會在金黃色的或者青銅色的飲料里發出香味，會使在工廠里下班後發困的工人晚上準備考試的時候頭腦清醒。

“如果沒有茶，我就什麼也學不成。”盎特爾瑞笑了。

“茶給傻瓜的好處並不大。”凱多回答。

栽了茶樹，要等待三年，第四年上才有收成；要等三年，就像神話和歌曲里說的一樣。可是耐心會得到百倍的報酬。

茶業集體農莊從五月到十一月採摘茶葉。凱多·塔加尼澤一家人工作得很好，超額完成了計劃。他們在住宅附近的懸崖上有一座自己的小果園。這座果園沒有用籬笆圍起來，集體農莊里的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園里去。凱多到母親那里端吃食去了，父親便請盎特爾瑞在樹下的桌子邊坐下來。

他跟女兒一樣，身子挺得筆直。老實說，這些人在農場里、在茶樹叢上面彎着腰度過這樣多的日子，能夠挺得筆直是很奇怪的。他的眼光和動作，也像凱多的一樣，又嚴肅，又安詳。不錯，他更安詳些，也許就是男子比女子、上了年紀的人比年輕的姑娘更安詳些的那種程度吧。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格魯吉亞人，身材不高，瘦削，却很結實，鷹鉤鼻子，戴着工人帽。盎特爾瑞听凱多說過，父親和她一起在農業訓練班里學習過。真有意思，父親和女兒是同學！

兩個男人在綠蔭中蘋果樹下的粗糙桌子旁邊坐下來。

“這兒比在你們卡爾哈涅①里清靜些吧？”

這位農民帶着家居時的安詳的微笑，四下看了一看。

盎特尔瑞沒有異議。

“可是我沒有嘈雜聲就活不了，那是我的音樂。”

“我們倒是沒有這種安靜就活不了。你們專門織綢子嗎？”

“專門織綢子。收了棉花以後，我還得重新學習。塔什干只有棉花。我是在看機器。”

盎特尔瑞突然停止不說了。他省悟過來，不過稍微晚了一些，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只聽到他說：我，我，我。為了這個，廠里的女工們嘲笑過他多少次。在蘇維埃俄羅斯，大家習慣說：我們。這裡很少有人談到自己。

“這很好，”主人稱贊說。“格魯吉亞的綢子又受到了重視。”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里，”盎特尔瑞說，“的確又提到了它，”接着他說出了國內的紡錠和織綢機的數字。“這種古老的工藝……如果扔掉了，那多可惜呀……”

“這還用說，”父親表示同意。“我們要中國的或印度的綢子干什么呢。我們有自己的。阿姆哈諾戈，你吃呀，”他請了客人一聲。

他看了看頭上的葡萄藤，在衣袋里摸起小刀來。可是小刀不在節日穿的衣服里，這時盎特尔瑞帶着城里人那種孩子般的欣喜心情，自己伸手提起了一串葡萄（它正垂在他頭頂上），用自己的佐林根鋼的舊小刀把它從綠枝上割了下來。這把小刀是已故的父親在他幼年時送給他的，葡萄嘟嚕大得出奇，上面結滿了大顆的紫葡萄。葡萄一挨到渴得發干的嘴唇就溶化了，發散出異乎尋常的香氣，仿佛葡萄顆粒里蘊藏着百花的芬芳。

這裡的葡萄直接爬蔓在樹上。彎彎曲曲的黑藤帶着雕刻般

① 格魯吉亞語：工廠。——俄譯本注。

的、有花紋的五角形叶子，和桃树、梨树以及盎特尔瑞不認識的另一些树木的枝儿纏在一起，形成一座不見天日的濃密的穹窿。考試以后，在这里休息休息多好啊！在正午的炎熱中步行之后，这里多么舒適和涼爽啊！这儿綠树成蔭，微微散发出枯枝腐爛的那种故乡的親切的气息，这是盎特尔瑞从童年起，在里哥德加爬树，并且穿过树枝一直爬到树梢的时候就熟悉的。不錯，我在这里，在这个天堂里隱藏起来了。可是捷克呢？捷克发生了什么事呢？天呀，捷克斯洛伐克怎么样了？

尽管这是一頓最愉快的午餐，他們喝了家釀酒；嫩綠的葡萄枝芽遮蔽着天空，在酒的金黃的薄霧中，一切外在的忧虑都仿佛远远地离开了；可是，在那边那个世界的地平綫上，却籠罩着一片烏云。盎特尔瑞虽然沒有看到它，也沒有談到它，可是时时刻刻都沒有忘記它的存在。他反正迟早要离开这块青翠滿目的幽靜境地，离开这样甜蜜地跟紅臉蛋、黑头发的凱多和她那好客的父母在一起的幽靜境地。那时，風暴会在山岳間爆发，雨点和冰雹会落到遙远的小国家里。可是那个国家不是对盎特尔瑞不太好吗？它連工作都不給他做！要知道他是被那个国家赶出来的啊！

“干杯！”主人碰了碰杯，把杯子举了起来。“为我們的客人，开始在車床边工作的、剛毕业的工程师盎特尔瑞·維亞契斯拉沃維奇·烏尔班的健康干杯！捷克斯洛伐克万岁！”

“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凱多喊道。

“格魯吉亚万岁！”盎特尔瑞回敬主人和他們的女儿。“斯大林同志万岁！”

当时他們四个人一口气干了杯，跟着大家的兴致就好起来了。應該对您說——一个身体虛弱的人，如果他不**如**北方人那